

Traité de l'efficacité

功效論

在中國與西方思維之間

François Jullien (余蓮) 著

林志明 譯

西方的時機觀發展導向比較是英雄主義而非戰略
中國的時機觀導向則是一種暗自施展的功效思維

五南出版

五南文庫 036

功效論

在中國與西方思維之間

Traité de l'efficacité

余蓮 (François Jullien) 著

林志明 譯

Original Title “ **Traité de l'efficacité** ”

©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7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1 by Wu-Nan Book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五南文庫 036

功效論：在中國與西方思維之間

作者 余蓮 (François Jullien)
譯者 林志明 (143.4)
發行人 楊榮川
總編輯 王翠華
主編 陳念祖
責任編輯 歐陽瑩
封面設計 童安安
出版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F
電話 (02) 2705-5066
傳真 (02) 2706-6100
劃撥帳號 01068953
戶名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wunan@wunan.com.tw
法律顧問 林勝安律師事務所 林勝安律師
出版日期 2011年11月初版一刷
2015年10月二版一刷
定價 新臺幣350元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功效論：在中國與西方思維之間／余蓮
(François Jullien) 著；林志明翻譯．--
二版．-- 臺北市：五南，2015.10
面；公分
譯自：Traité de l'efficacité
ISBN 978-957-11-8284-1 (平裝)

1. 中國哲學 2. 西洋哲學 3. 比較研究

目次

代譯序：如何使得間距發揮效用？	5
敬告讀者	12
寫作目標與文獻版本	14
第一章 將目光固定在模型上	19
第二章 或者，乘勢而為	37
第三章 目標或結果	59
第四章 行動或轉化	77
第五章 時機的結構	97

第六章	無為（而無所不為）	127
第七章	功效自成	151
第八章	由效力到功效作用	173
第九章	操縱的邏輯	195
第十章	操縱對比說服	215
第十一章	水的意象	235
第十二章	易之頌	253
譯名對照表		270

五南文庫 036

功效論

在中國與西方思維之間

Traité de l'efficacité

余蓮（François Jullien）著

林志明 譯

寫於五南文庫發刊之際——

不信春風喚不回……

在各項資訊隨手可得的今日，回首過往書香繚繞情景，已不復見！網路資訊普及、媒體傳播入微，不意味人們的智慧能倍速增長，曾幾何時「知識」這堂課，也如速食一般，無法細細品味，只得囫圇嚥下！慣性的瀏覽讓知識無法恆久，資訊的光速致使大眾正在減少甚或停止閱讀。由古至今，聚精會神之於「閱」、領首朗頌之於「讀」，此刻，正面臨新舊世代的考驗。

身為一個投入文化暨學術多年的出版老兵，對此與其說憂心，毋寧說更感慚愧。自身的成長，得益於前輩們戮力出版的各類知識典籍；而今，卻無法讓社會大眾再次感受到知識的力量、閱讀的喜悅、解惑的滿足，這是以傳播知識、涵養文化為天職的吾人不能不反躬自省之責。值此之故，特別籌畫發行「五南文庫」，以盡己身之綿薄。

文庫，傳自西方，多少帶著點啓迪社會大眾的味道，這是歷史發展使然。德國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世界文庫」、英國企鵝出版社的「企鵝文庫」、法國伽利瑪出版社的「七星文庫」、日本岩波書店的「岩波文庫」及講談社的「講談社文庫」，為箇中翹

楚，全球聞名。華人世界裡商務印書館的「人文文庫」、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也都風行一時，滋養了好幾世代的讀書人和知識分子。此刻，「五南文庫」的出版，不再僅止於啓蒙，而是要在眾聲喧嘩、浮躁不定的當下，闢出一方閱讀的淨（靜）土，讓社會大眾能體驗到可藉由閱讀沉澱思緒、安定心靈，進而掌握方向、海闊天空。

五南出版公司一直致力於推廣專業學術知識，「五南文庫」則從立足學術，進而面向大眾。除了古今中外歷久彌新的名著經典，更網羅當代名家學者的心血力作，於傳統中展現新意，連結過去與現在。人生是一種從無到有，從學習到傳承的不間斷過程。出版也同樣隨著人的成長而發生、思索、變化與持續，建構著一個從過去到未來的想像藍圖，從閱讀到理解、從學習到體會、從經驗到傳承，從實踐到想像。吾人以出版為職責、為承諾，正是希望能建構這樣的知識寶庫，希冀讓閱讀成為大眾的一種習慣，喚回醇美而雋永的閱讀春風。

發行人

楊景川

如何使得間距發揮效用？（代譯序）

林志明，國立台北教育大學（NTUE）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如果把差異物化或本質化，那麼這將不可挽回地是一件貧乏且無生產性的事；然而，使得間距發揮效用（faire travailler l'écart），這又是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吧？我在這些試探性論文中所作的正是如此。」¹余蓮在此和我們說明了他如何構想其工作的一種方式，而其目的正是為了「認識中國並且重新發動哲學」。在其中可以發現有關「差異」（la différence）和「間距」（l'écart）的概念結構，而這是他近三十年來思想路徑中的一個重大關鍵。我們有可能將差異和間距放置於一個互不相容的「對立」之中來理解它們（間距因而被視為差異的差異）。不過，如果我們觀察余蓮如何使得一個特定的間距「發揮效用」，我們便會理解差異和間距之間的關係將是更複雜的，並會使得前引余蓮的聲明顯得更為有趣。

¹ François Jullien, *Chemin faisant, connaître la Chine, relancer la philosophie*, Paris, Seuil, 2007, p. 111.

差異解釋間距

在余蓮的《功效論》第五章「時機的結構」²中，余蓮探討了一個中國和西方思想中都共同處理的主題。這個共同的主題即是「時機」，在希臘文中為 *kairos* 一辭，而古代中文則以「機」這個字表達。在他對這個共同主題的討論中，我們很快地便會遭遇「間距」這個意念。

「必須預先看見『時機』，這在西方和中國一致，都是戰略上最具共同性的要求。」（頁八十六）然而，第一個「間距」出現了：西方人，在此尤其是指馬基維利（Machiavel），「在構想這個預見之明的時候，只是為了防範負面的事物（而不是要以具有承載力的事物作為支撐）」（同頁）這個間距是如何產生的？為何西方人無法以正面的方式看待時機的預先設想及推測，不能看到它「具承載力」的一面呢？對於時機具如此化約、受限且偏重單方面的態度是從何而來的呢（《遠遠地就看到了壞事》）？余蓮使用了一個時機觀中的「結構性」差異來提出解釋。

余蓮的分析起始的確便存在於此一共同主題的不同思維方式。由 *kairos* 一辭的原意而言，時機在西方被思考為行動的「有利時刻」。它由偶然之中產生並為技藝所探索。（頁七十九）時機在這種思維之下被視為一種可增進效力的開放性：「因為它的協助，吾人的行動得以包容於事物的發展進程，它不再是一種強行的介入，而是得以植入其中，利用其進程中的因果關係，並受到協助。」（同頁）這樣一個「良好的」時刻，「在時間的範疇內的良善」（頁八十），應該是對於行動完全正面的事物，然而在預見它之時，為何卻只能以其負面的面向受到掌握呢？

在解釋這個間距之前，余蓮先提出中國人對時機的不同看法來作為對照。在此，時機不再是以行動來作為考量觀點，而是以（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變動來作為考量觀點。時機在此不再是由環繞行動各因素有利的聯合綜效所形成的「機會」，並因而「激發行動」，而比較是被思考為「在已經進行的過程中最適當的介入時刻」。它乃是身處於一個變化的過程之中，並且是「逐漸獲得的潛勢累積所形成的時刻，能釋放出最大的功效」。（頁八十三）

因此，差異是結構性的。在中國式的思維中，時機實際上是雙重的：在那彷彿是即興而起的，如同機會一般的時機背後（在生自偶然中的 *kairos* 背後），出現了另一個時機，而它的位置是在時延的另一端點，也就是在已進行的過程的起始之處。（頁八十三）在這個時機的雙重性思維中，首要的重點是要能看到決定性的時刻乃是處於上游的時刻，而力要著重的是在其「胚胎」階段、「初始階段」，即能分辨出「勢態中的潛力」（先機）。（頁八十四）

這個結構性差異於是解釋了面對時機的態度為何會形成間距。在西方，時機所屬的時間乃是一個偶然的，混沌的，因而是『無法降服的』（頁九十）對於它的預見之明因而只能是一種對於可能的壞發展進行防範的準備，因為它基本上是無法為人主宰的。不然，就是反過來，以一種能量的突然激發，人們得以自我超越，並以勇氣來戰勝挑戰。（頁一〇〇）時機在此變成了「使得事功得以進行的冒險」，也就是贏得光榮的機會。（頁一〇一）在中國這邊，戰略家的工作乃是審慎地觀察形勢，進而偵

測出對方的破綻。如果破綻未能出現，戰略家便只作等待。這等待「聯繫於預見之明」，「因為破綻乃銘刻於事物的邏輯之中。」（頁八十九）一旦對手的破綻逐漸加大，我們便能對他進行攻擊而不必害怕和他正面交鋒。（頁八十八）時機因此能成為程序之完成的承載者，而戰略家與聖人相似，而不是與英雄相似，因為他必須形成虛待的態度，也就是說沒有特定的注意焦點，如此才能對變化過程的整體加以體察。（頁九十一）

差異構成間距

間距的一大特色便是其動態：就像是距離可以增加一樣，間距可以擴延。但我們也可以挖掘，「深化」一個間距。如果我們前面所展現的，是使得間距發揮其效用的第一種方式，即是以差異來解釋間距，那麼使得間距發揮它的效用的第二種方式，似乎便是使得它更加深化，以便更進一步地加以施展。

余蓮在這方面所使用的策略乃是比較相近的主題，但就在進行比較的同時，也更加完善地展現出間距不屈不撓的存在。比如說，就等待這個主題而言，他提醒說葛拉祥（Ballazar Gracian）筆下的政治家瞭解等待的重要，以及事情的謀畫必須在時間之中成熟的道理。（頁九十四）然而，間距仍是存在的，因為等待在他筆下完全被視為完全是正面的。葛拉祥把等待當作是一種性格上的特徵，而它終究和人文主義理想中的自制及獨立於週邊事物變化狀態相關。（同頁）相對地，中國的戰略家並不優位地重視等待中的緩慢；他的等待是「不急不徐」的，因而是單純地處身於一個自有其規律的時間之中。（同頁）因此，同是等待，其意義卻不相同。中國戰略家的等待和葛拉祥筆下的政治家的等待是不同的。由此，

是思維背景中的差異維持了此一間距。因而，即使是在表面接近的主題比較之中，我們仍能看到間距不屈不撓地持續存在。而且由此，我們更能瞭解間距的擴延，並不是像距離一樣地增加，而是在深度面挖掘。

如果中國的戰略家／聖人並不將等待中的緩慢優位化，那是因為他完全不投射一個事先構想好的計畫，而是只針對事態的演變加以配合。「親密配合演變的曲線」的這種思維，也曾為二十世紀哲學家楊柯列維契（Wladimir Jankélévitch）所大要構想過。對楊氏而言，時機乃是一個「獨特的」、「脆弱的」，並且「總是即興出現的，未加準備的」時刻。（頁九十六—九十七）但如果楊氏輕觸了這個假設卻未能加以發展，余蓮解釋道，那是因為他的線索「不能融入任何融貫的思維之中，因而也就不能獲致緻密。」（頁九十七）換句話說，即使像是在這裡的情況一樣，可能性已在此明白地分辨出來了，卻不能持續發展下去，因為如果沒有比較和間距的工作，思想的基層仍未能被思維到，而此一未思狀態將使得後續發展變得無法思維。我們可以說，由此一思想發展僅能輕輕擦邊的情況來看，差異在此構成了間距，甚或，使用余蓮本身的用語，這裡我們看到的是思想間的「非差異／漠然」（l'indifférence）構成了間距。

間距作為發展途徑的異向奔流

間距在此一章節中的最後一個形象比較是拓樸學意義上的，而不是動態發展上的。間距受到解釋、構成及深化。但它也在生成意義層面上受到發展。它便像是一種路徑的插接：不同的思路曾共同插接到

同一個場域上頭，相互地交會，之後又再分離並各自衍生進入不同的領域。

在整個章節末端，西方的時機思維被描述為一種「遇合」。但這並不是任何一種遇合，而是一種使自我得以提昇的時機，一個使得事件誕生的時機。它會踰越極限並創造出破門而入的機會。它因此是自由的時機並且超越了可能性的邊界。（頁一〇一）發展至最後，我們看到的西方時機觀乃是「產生愉悅與冒險、驚奇和未知」。（頁一〇二）終究而言，它和「慾望比和效用更有關聯。」（同頁）快感的邏輯與效用的邏輯，時機意念的發展走上了不同的路徑，採取了相當不同方向。西方的時機觀其發展導向因而比較是英雄主義而不是戰略，而中國的時機觀導向的是一種自行暗自施展的功效思維。（頁一〇三）

「作哲學思維是什麼？而且，以最普遍的方式來說，如果這不正是在思想中打開一個間距？」³余蓮如此宣稱。詮釋此處的間距（*écart*）一辭，或許可以用法文 *s'écarter* 的兩個意義來談：首先，那是突破自己的侷限（和自身的思想產生一個間距），同時這也是給予思想一個新的可能（和他人的思想產生間距）。我們在上文透過對於時機的不同態度中的間距，並使它施展其功效，看到差異的使用本身獲得了一種生動力和複雜度。間距可以被解釋、深入及打開。也許，有一天它也可能被要求超越：這不再是使得間距發揮效用，而是以間距進行工作，而這時它會被當作一種資源，以使得不同文化間真正的思想對話成為可能。⁴

後記

在二〇〇七年十月於北京大學余蓮研討會發表此篇短論的中文稿之後，筆者繼續對「間距」意念中蘊含的「間」思維產生興趣，寫成「『間』與崇高」一文（二〇〇九年十月出版於《哲學與文化》第四二五期）。其中余蓮對「間」的挖掘被理解為一種「內在之間」，並同時具有「不及不離」和「往復來回」之義。筆者認為，這些思想元素有助於部份地解答本文最後所提「間距如何成為一種思想資源」的問題。就最後這個問題，筆者另完成「間與通道」一文，即將出版。

³ François Jullien, *Chemin faisant, connaître la Chine, relancer la philosophie*, op. cit., p.112.

⁴ *Ibid.*, pp.113, 115.

敬告讀者

當我們說某一事物有「承載力」(porteur)時，這意謂著什麼——而且不是說它「承載了什麼」，而是絕對性地具有「承載力」？比如說，針對一個市場或一家企業的演變而言。當我們說某一因素是有承載力時，我們意謂著此一因素發展前景良好，而我們也可以依附其上：與其使一切依賴於我們的主動發起，我們承認某些潛勢已存於情境之中，它可以被辨識出來，而我們可任由其「承載」。這個字詞的用法有點模糊，或至少是一直封閉在實用的範圍內，並處於語言的邊界，而我們也不會夢想到要探測其邏輯。然而，在此處我們可以預感有關一種我們在世界中介入方式的視象存於其中；而同樣地，和我們的理論立場難以相合，它卻可以給我們一個溢出它們的機會，並藉此重新思考它們，以發現「效力」的其它根源。

這裡指的「其它」是相對於歐洲傳統而言，或至少是希臘流傳給我們的：它思考效力是由抽象得出理想形式開始，將其建立為模型，之後將它投射於世界之上，並將意志力固置於此，將其當作有待實現的目標。這個傳統是事先建立的計畫和行動上的英雄主義；根據我們理解它的角度，它是手段和目的，及理論，實際間關係之傳統。然而，我們在最遠處，也就是在中國，發現了一種學習讓效果自行達致的構想功效方式；並不是（直接）瞄準它，而是（像後果般地）含帶它；也就是不要尋求它，而是